

革命故事



平江的火焰

苏金胜等著

中国历史地理学

# 平江府志

（清）顾炎武

# 平江的火燄

苏金胜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## 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大部分是紅軍戰士、赤衛隊員和起義農民的革命回憶錄。第一次大革命時期，湖南湖北地區的工农紅軍隊伍和革命群眾，不顧敵人的血腥屠殺和白色恐怖，前仆後繼、堅貞不屈的向敵人進行了英勇的武裝鬥爭。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条件下，用梭標、竹矛，和裝在汽油桶里的鞭炮，機智地打擊敵人，攻打縣城；終於使星星之火，發展成為燎原的局勢。

革命故事

### 平 江 的 火 焰

蘇金勝等 著

汪誠一 高錦德插圖

\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29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書號1280 字數19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張 插頁5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30,000冊

定 價：(2)0.13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星星之火 .....   | 賀焰藩 (1)      |
| 平江的火焰 .....  | 苏金胜 (10)     |
| 李家村的战斗 ..... | 方治中 (17)     |
| 赤溪河畔 .....   | 赵清学、张启正 (24) |
| 六楼队 .....    | 周长庚 (27)     |

## 星星之火

——一个赤卫队员的回忆片断

贺焰藩

“四·一二”，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发动了残酷的大屠杀。但湖南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同全国人民一样，并没被吓倒。湘西边界上莲花县苏维埃政权，在1928年初依然建立起来；在1927年，由陈敬进等同志用一支“水连珠”枪组织起来的赤卫队，到1928年冬天，也已扩充到三百多人。至此，莲花县政权已经巩固了。

当时，我就在这支赤卫队里当班长。

这支红色武装，虽只有百十条步枪，但在当时它却是这一带唯一强大的地方武装。这支年青的赤卫队，在人民的支持下，几乎打遍了湘西的溁乡、莲花、宁蒍和赣南的攸县、茶陵等五个县境。

为了继续扩大苏区，在1928年底，莲花县赤卫队再度跨过湘赣交界的大山，进入了攸县地区，冒着纷飞的雨雪，翻山越岭向新槽坡前进。

新槽坡是赤卫队常出没的地方，村里有一座拥有二

AD34/01

百來工人的煉鐵廠。這裡的工人由於受大革命的影響，在過去有不少人曾參加過紅色武裝和蘇維埃政權，現在雖在白色恐怖下，但他們仍然盼望着紅軍的到來和蘇維埃的建立。

黃昏，我們接近了村邊，當隊伍走近煉鐵廠門前時，許多工人弟兄攔路迎接我們。

“同志們辛苦啦！趕快到廠房裏歇歇腳、暖和暖和吧！”

背着大槍、片刀和扛着梭標的赤衛隊員們，一面哈着手，一面向工人們點頭，一個個跑進了廠房。大爐里正竄着熊熊的火焰。一會兒，這座高大、簡陋的廠房裏就擠得水泄不通了。

“同志們！這裡給你們燒了一鍋茶，趕快來喝吧！”一個老工人喊。

“別客氣啦！到這裡就象在自己家一樣，我們自己搞吧！”赤衛隊員們笑嘻嘻地說。

一會兒，幾個工人又給我們送來了許多补丁羅补丁却很干淨的被褥。青年工人不斷地向爐膛里填煤，然後再剔剔爐灰，又有幾個工人覺得離大鍋爐較遠的地方不暖和，又急忙生起了炭火盆。爐中的烈火和工人的熱情，溫暖了紅色戰士的心。

深夜，人們雖然有些困倦，但誰也不肯睡去。赤衛隊員們都瞪大了眼睛，側耳傾听着老工人講述着“四·一

二”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血腥罪行。……

\* \* \*

二月里，柳絲青，桃花紅；田野碧油油；清彻的池塘里，白鹅正划着綠波；布谷鳥也在歌唱。

“江南真是个好地方呀！”一个赤卫队员一边行进一边說。

“好是好，可是有多少土地是咱們穷人的？”另一个队员低声說。

“不打倒了地主、土豪，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！”

“同志，別忙，咱們这次到楊村，就能收拾一个大土豪。这些坏家伙，早晚会叫咱們給搞垮！”

队伍离楊村越来越近，快到村边时，突然几发枪弹打过来，从稀疏的枪声知道，这是地主武装——“挨戶团”的壮胆射击。刘光炎同志立刻命令：“冲上去！”赤卫队员一冲，十几个敌人很快就被打散了。我們一直冲进大土豪楊大老財的家院里，四处一搜，不見一个人影。

“这狗日的跑掉了！”一个队员罵道。我們馬上将盛着几十石谷的粮仓打开；又从房里拿出土豪的衣服，高声喊：

“穷哥们！压迫咱們的土豪赶跑了；紅軍和你們是一家人。缺吃少穿的穷哥们，快到这里来領粮、拿衣服吧！”

不一会兒，老乡們一个个地来到院里，惊喜而又恐惧

地站在那里观望，誰也不上前領糧、拿東西。我們費了好多唇舌，老鄉們還是不敢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誰也不吭聲，不大工夫竟都走開了。

赤衛隊里有個楞小伙子，見一位穿得很破爛的老人走在後面，好意地對他說：

“老伯伯，我給你家挑擔谷吧！”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老人驚恐地推開門走了出去。

晚霞籠罩着山村，照紅了大地。三五成群的赤衛隊員圍在一起，正吃着熱騰騰的谷米飯；那個楞小伙子一眼看見了黨代表，就喊：

“黨代表同志，你沒吃飯吧？到我們這來吃吧！土豪還給咱預備了幾只雞！”

黨代表走過去，聞了聞燒熟了的雞肉，說：

“啊！你們做得好香！可是我現在有事，不能和你們一塊吃。”他剛想走去又轉回身對楞小伙子說：

“你今天晚上，給那個老伯伯挑擔谷去！”

“是！挑擔谷。”小伙子咧嘴笑了。

入夜，月牙掛在樹梢頭，村里家家的燈火都熄了，大門緊閉着。可是，赤衛隊員們一個個卻活躍起來了。

那個楞小伙子，高高兴兴地挑起兩籬筐谷，直奔那位老伯伯的家門走去。谷子雖然豎尖冒流，但這個小伙子挑起來卻四平八穩的，連一顆谷粒也不掉。

“老伯伯，開門！”楞小伙子低聲叫。

吱，門輕輕地開了。

小伙子笑着把一担谷一直挑到房里。

“老伯伯，你收下吧！外面沒有人看見。”

“謝天謝地！你們紅軍真是救命菩薩！”老伯伯感激地說。他收下谷又低聲說：

“同志啊！你們总是今天來明天走的，誰敢公開地要老財的東西呀！他們回來知道了，就要我們的命啊！”

“不要怕！這些壞蛋早晚會被我們打倒的，窮人們一定會熬出頭來！”小伙子攥緊拳頭狠狠地說。

其他赤衛隊員們，也都依照黨代表的指示，借着月亮，從倉房里挑出谷子，悄悄地送往各戶窮人家。有些同志拿着楊大老財的衣服、鞋子和帽子，隔着院牆就往窮家院里扔。我也拿着兩雙嶄新的小花鞋，在一個臨街的窗戶孔塞進一家窮人的屋子裡。

村子里，你來我往地一直忙到半夜，赤衛隊員們才安然入睡。

黎明，我們剛剛醒來，起得早的同志，正在擦武器。一個赤衛隊員帶着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走進來。

“報告，黨代表同志，有個同年哥<sup>①</sup>要見你！”從這青年淳樸的臉孔和起茧的雙手看來，這是一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同年哥，即老鄉。

“同年哥，你有什么事情？”党代表和藹地問。

“不。我是来告訴你們一个消息。”老乡眼盯着党代表說。

“好呀！請你講吧！”

“你們知道离这里三、四十里地有个丰下鎮嗎？”

“知道呀！那里怎么样啦？”

“那里有个大土豪，前几天又回来了；离丰下不远还有个小镇子叫柏树，最近住下两队保安团，一队是攸县的，一队是茶陵的。”

“他們共有多少人？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“有四、五百人。这些家伙叫人恨透了，每天要雞鴨魚肉，派差要粮，弄得老百姓都呆不下去了。他們还夸口說：联合起来打紅軍；你們快去吧！把他們赶跑了，救救老百姓吧！”

刘光炎同志默默地思索着：这个老乡的报告和我們偵察到的情况一样。这是可靠的人。

“好吧！你是哪里人？能給我們帶路嗎？”

“我是丰下鎮的。行啊！”老乡高兴地笑起来。

.....

晚上，队伍悄悄地离开楊村，向柏树鎮前进；我們二中队走在最前面。

“咱們这次到底是打哪兒呀？”一个赤卫队员沒对象地发問。

“一會兒就會知道的。”另一個輕輕地說。

走了一段路，隊伍停下來。

“大家注意了！大隊部傳下了命令。”中隊長嚴肅地喊。

“中隊長！這次打哪兒？”

“聽着吧！”我笑着制止了隊員的發問。

“今天晚上，我們去打柏樹的兩隊保安團。經過豐下鎮時，不要驚動這個鎮上的土豪；如果和他們一打，保安團發覺了，對我們不利。大家要遵守紀律，不准隨便打槍，也不准說話。”

一聽到要去打保安團，人們的心情頓時緊張起來，睡意全消散了。

隊伍繼續前進，速度加快了，象一條滑溜溜的長蛇，很快繞過豐下鎮。在豐下通往柏樹的路上，迎頭碰上兩個過路的老鄉。他們認出我們是赤衛隊後，驚喜地說：

“是咱們自己的隊伍！是同志！”

“同年哥！前面保安團有動靜嗎？”黨代表一邊警惕地端詳着他們，一邊輕聲地問。

“沒有。在石橋口有幾個放哨的；鎮里的都睡了。……”老鄉認真地答。

“快走！”劉光炎同志向後傳命令。

隊伍象奔跑似的前進，离柏樹鎮越來越近了。

天將蒙蒙亮，前面不远处隱約的望到一座弓形的石

桥架在河上。桥上有几个黑影蠕动着。

我們弯下腰迅速而靜悄地向桥跑去。“啪！啪！”紧接着“嗖嗖”两颗子弹从我們头上飞过去。队伍立刻散开，伏在地上；我們一枪也沒还。

“誰呀？”敌人大声地問。四周仍是一片靜寂。

我們中队长悄悄地爬到党代表和大队长的身边，輕輕地問：

“敌人发现我們啦！怎么办？”

“現在敌人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們趁机冲过桥去，胜利还是有把握的！”党代表說。

“对！带着你們中队馬上往前冲！”大队长坚决地命令。

“是！”我們中队长跳起举枪就喊：“同志們冲啊！冲过桥去！”

赤卫队员一个一个象小老虎似的，从地面上跳起来，端着枪、举起大刀片，“杀！杀！”地向敌人冲去。十几个守桥的保安团見我們冲势凶猛，便打着枪狠狠地往鎮里逃去。

當我們冲到桥边时，突然从西側一个小山包上射来了密集的火力，将桥封鎖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夺去了我們排长的年輕的生命。中队长立刻命令我：

“六班长，你代理二排长！”

我們被敌人的火力阻在桥边。大队长立刻命令一、

三中队集中火力向山包射击，压制敌人火力；刘光炎同志冒着弹雨爬到桥边，在队伍的前面喊：“同志们！我们冲过去！”他从地上一跃而起，高举着枪又大声喊：“同志们，跟我冲啊！”

“杀！杀！……”赤卫队员在党代表的身后象汹涌的潮水一般冲过桥去，迅速地拿下了小山包。

我们冲到镇上，敌人刚从梦中惊醒，一个个惊慌失措地从屋里跑出来，简直象被驱散的狼群一样，东鑽西撞，弄得全镇鸡飞狗叫，乱成一片。赤卫队员们端着枪、挥着大刀，一面向敌人猛冲，一面高声呼喊：“士兵弟兄们！缴枪不杀人！”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脱的敌人，有的向我们举起了双手，有的跪在地上，连喊：“饶命！饶命！”腿快的敌人，拚命地往后面大山里跑去。

我们爬山追赶了一程，但敌人已进入大森林中；如继续追击，必将遭受损失，于是我们又返回了柏树。回到镇里，天已大亮，只见敌人扔的包袱和丢下的枪支到处都是；尸首和伤兵足有三十多个。我们拣起敌人丢下的三十多条步枪，押着十几个俘虏和刚刚抓住的几个土豪，走进保安团住过的院子里。

东山升起的太阳，驱散四野的晨雾，鸟儿在树上又唱起了赞歌。赤卫队员们，个个兴致勃勃；镇上的老百姓，看着赤卫队员便眉开眼笑地说：“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可把你们红军盼来了！”

## 平江的火焰<sup>\*</sup>

苏金胜

### 一

1927年“馬日事变”以后，党所领导的平江团防武装开到井崗山去了。这时，平江北乡烟舟一带的农会組織被反动派摧垮了，但是，我們的“地方”还留下罗納川同志在坚持斗争，他以白花尖、紅花尖和老鴉尖等地为根据地繼續开展秘密工作，发展組織，还杀了大地主罗晏吾，提高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斗争信心。革命的火种，就这样在农村又蔓延开来。

1928年旧历正月十五日，区委派人到我們烟舟来建党，朱汪涛、苏紹春等九个人就在这时候参加了共产党。当晚，我們就行动起来，杀了五个恶霸，烧了两个恶霸的房子。从此，在烟舟的吳家嘴一带，就出现了“CCY”和“CCP”的三角紅旗，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了。

我們首先建立了区委，組織了赤卫队和放哨队。起初，我們的力量还小，在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之下，我們

- 起义农民苏金胜、朱元龙、朱汪涛、朱雷春集体回忆，苏金胜执笔。

的活动不得不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。那时候，我們都是日散夜聚，当晚上出去活动时，各人都用白手巾包头，黑包袱皮遮面，互相間只能喊叫化名，不准吐露真名实姓。当时我們哪里有武器呀，誰有支梭标就算很不錯了，大部分同志都是使竹矛子，这种竹矛子就是把山上的苦竹砍来，削尖，先用火烧一下，然后趁热插在尿里浸过，使竹尖坚硬鋒利，往人身上一戳就是一个窟窿。我們就用这种武器，把乡里的革命又搞起来，土豪劣紳該杀的杀了，恶霸的房子該烧的烧了，地主的粮食也分給了貧苦的农民群众。这样一来，我們的声势就一天天大起来，而財主老爷和罪恶分子們却在乡里站不住脚了，紛紛逃到平江城里。

我們紧跟着就准备攻打平江城。

## 二

旧历四月，我們在白花尖开了个攻城的會議。大家認為我們沒有好武器，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攻，就决定选拔四十名敢死队员假装“送老爷”先混进城去，然后来个里应外合。

大家計算了一下，主要負責攻城的农民武装只有十几条步枪，就星夜挖空了几棵粗大的松树，外面围上几个大铁箍，里面装上火藥和瓦礫，这就是攻城的“大炮”；另外，又搜集了許多鞭炮装在洋油桶里，准备冒充机关枪，

以壮声势，吓唬敌人。

攻城的前夕，四十名紅色敢死隊員出發了，他們把梭標插在草龍里，把尖刀、短棍、流星錘等短兵器揣在懷里；規定的識別記號是身上系着的棕葉杆繩和紅布。有些人穿起和尚、道士的法衣，有的人則穿起麻衣當孝子，有的就打幡打旗，抬着菩薩，敲鑼打鼓，吹着嗩吶，一边走，一邊念着“阿彌陀佛”，浩浩蕩蕩、大張旗鼓地進了平江城。

當天夜里，各鄉的農民隊伍陸陸續續地趕到了城下，一夜之間，二十萬農民隊伍團團地圍住了平江城。

第二天，東方剛剛吐出紅光，我們的松樹炮就轟隆、轟隆地響起來；洋油桶里的鞭炮也響了，噠、噠、噠，真象水壓重機槍一樣；城外農民殺聲震天，先鋒隊吶喊一聲，嘩地一下子就衝到了城腳。

這時平江城下真是炮火連天，金鼓齊鳴，喊聲雷動。英勇的農民弟兄們手持梭標、大刀、短棍、流星錘……奮不顧身的撲向前去。反動派守城的衛隊從夢中驚醒，提着褲子出來倉皇應戰，我們攻打北門的同志們，首先打到了北街嶺上，那些守城的反動衛隊，有的胳膊被刀砍斷了，有的身上被梭標捅了幾個窟窿，也有的頭上被流星錘砸得大包小包……。但是，我們的刀、槍、棍、棒究竟不如敵人的鋼槍順手，所以儘管攻城的農民隊員們奮勇衝鋒，但仍然沒能攻破敵人憑險固守的城防。

這時候，事先混進城里的這些抬菩薩的敢死隊員們，